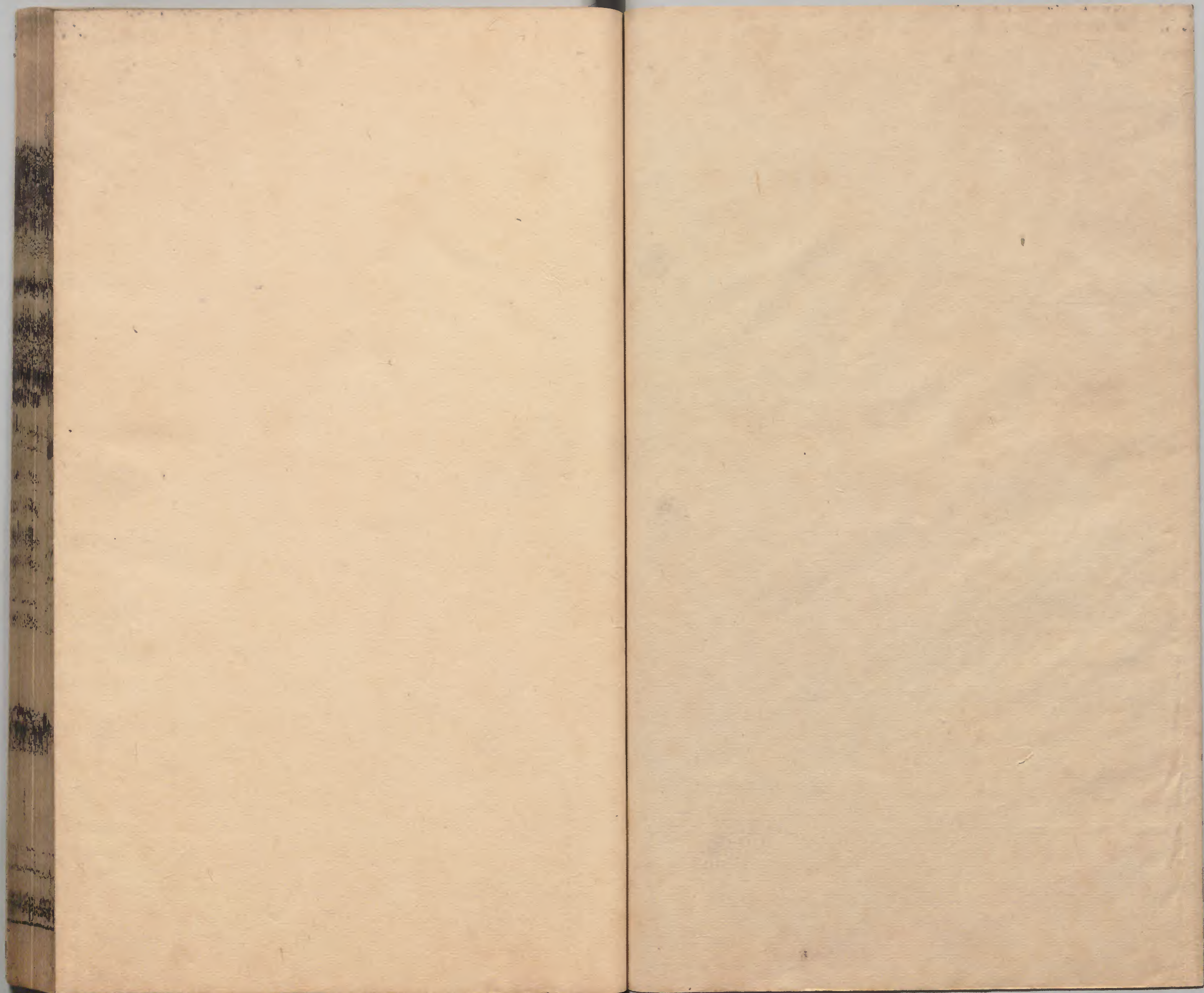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正編
五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79)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九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壬子
盡巳未

考異

提要起壬子下有周太祖廣順二年盡巳未下有周世宗顯德

六年
凡八年

壬周廣順二年 ○是歲周南漢蜀唐北

子漢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鎮 春正月

唐湖南將孫朗曹進作亂不克奔朗州

唐平湖南悉收其金帛珍玩倉粟乃至亭館
花果之美者皆徙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

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太祖之廣順二年

一

正編

等收租賦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指揮使孫朗曹進怒謀殺紹顏及邊鎬據湖南歸中原夜帥其徒燒府門鎬覺之出兵格鬪朗等奔朗州王達問朗湖南可取乎朗曰金陵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節賞罰不當得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達悅厚遇之

備禦

周修大梁城

發開封民夫五萬旬日而罷

周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反周發兵討之唐

辨

人救之不克

彥超發鄉兵入城為戰守之備又多募羣盜剽掠鄰境勅以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向訓為都監藥元福為都虞候周主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軍下邳以援彥超周師逆擊大破之獲其將燕敬權彥超勢沮

發明

彥超書反周書討而唐人書救所以見唐助逆之罪也

周師圍兗州

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

崔周度忠
言豈彥超
所能識

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
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
於國家。非有私憾。况主上開諭勤至。苟徹備
歸城。則坐享泰山之安矣。彥超怒。及是括士
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衆。前陝州司
馬閻弘魯。傾家爲獻。彥超猶以爲有所匿。命
周度索其家。無所得。彥超收弘魯夫妻繫獄。
有乳母於泥中。掇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
主。彥超榜掠弘魯夫妻肉。置集覽。秦二世二
年。

北漢攻周府折德宸敗之二月遂取岢嵐軍

書法

北漢嘗再書伐周矣。此其書攻何代
而遁焉。不足以言伐也。自是兩相加

兵書擊書攻而已矣。

會契丹兵亦書寇。

○周釋唐俘遣還

主德

周主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其主曰。叛臣天
下所共疾也。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
慙。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然猶議取中
原。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爲治
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而無益。

唐設科舉既而罷之

五季文雅
推唐爲盛
而當時尚
有金盃玉
盤貯狗矢
之語則文
學之廢墜
甚矣

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江文蔚
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於諸國爲盛
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
命文蔚知貢舉執政皆不由科策相與沮毀
竟罷之

書法 書惜
之也

三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

唐以延巳晟爲相旣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
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
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盤乃貯狗矢乎
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

賢

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
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勤事益不治唐主乃
復自覽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爲人數上疏
攻之會儼坐失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欲
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爲當死
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
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
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集覽

白麻注見前
唐德宗貞元

十一年

夏四月朔日食○唐遣兵攻桂州南漢擊敗之

唐主遣其將李建期圖朗州張巒圖桂州久
未有功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

天象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太祖之廣順二年

四

正編

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
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歛益陽之戍以
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然延巳曰吾出偏
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
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
訓將兵與張巒合攻桂州南漢伏兵擊之大
敗

集覽

來蘇之望書仲虺之誥后來其蘇注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

蘇息也

周主自將討兖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

周主以曹英久無功下詔親征至兖州使人
招諭之不從乃命進攻先是衛者給彥超云

鎮星行至角亢兖州之分其下有福乃立祠
而禱之彥超貪吝人無鬪志將卒多出降官
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力戰不勝乃焚祠
赴井死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周主欲
悉誅其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
范質與共白曰彼皆脇從耳乃赦之

集覽

鎮星

唐司徒李建勳卒

建勳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
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
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貴人家
無不發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建勳達士

主德

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質實

一統

志云曲阜古邑名神農少昊徙都之地周武王以封周公且是為魯國秦為薛郡漢復為縣兼置魯國晉改國為郡隋初廢郡改縣曰汝陽後又改為曲阜因城中有阜委曲長數里故名唐貞觀初省尋復置屬兗州宋改為仙源縣金復為曲阜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兗州府孔子祠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闕里故宅唐開元初加封孔子為文宣王始宏廟制宋加修理元初重建本朝洪武初重加修飾永樂中撤而新之中為大成殿左為泗水侯殿右為沂國公殿後有啓聖王魯國夫人毓聖侯三殿又前有宋真宗御書孔子讚石刻及本朝御製廟

周主起于偏禪知尊敬孔子五季所未有也

碑文其他門廡齋宮碑刻之盛不可殫紀有司春秋致祭朝廷三年一遣使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孔子墓在曲阜縣西八里世呼為孔林史記孔子葬於魯城北泗上弟子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其冢至百餘畝塋中樹以千數皆異種相傳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王充論衡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墓有古石壇古石儀又有古檜蒼然如虹龍形相傳為孔子手植也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書法

書祠孔子多矣未有書日者此其書朔何重予之也卜朔而行禮致拜以重道可謂知所尊矣故書朔書如終綱目書祠孔子五詳漢高帝十二年書謁孔子祠一而書如者二乙亥魏孝文帝是年其書日則一而已矣

發明

周主起自行伍尚能言孔子為百世帝王之師於是展敬行禮而左右諛臣乃有孔子陪臣之說可謂謬之甚矣此謁祠拜墓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周主也

蜀大水壞其太廟

發明

太廟必在高明之地而大水壞之滅亡之證著矣故特書之

○周朔方節度使馮暉卒以其子繼業為留後

暉卒繼業殺兄繼勳自知軍府事周主因而命之

契丹幽州節度使蕭海真請降于周不果

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海真善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謀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重駿無遠志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他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書法

不果何不果從也於是中國多事遂不果從不果從矣則何以書嘉慕華

也

發明

幽州請降于周既不果從何必書之所以致其嗟惜之意也

秋七月周樞密使王峻辭位不許

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已每言事見從則喜或未允輒愠對不遜周主以其故舊有功每優容之峻益驕鄭仁誨向訓李重進皆周主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又遣諸道書求保證諸道以聞周主驚駭遣左右慰勉令視事不至以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

以故將優容是主德然當有以裁抑之

峻必不敢不來從之峻乃入朝周主慰勞令視事

集覽

臨幸行幸也蔡邕曰天子

車駕所至民臣皆以為僥幸故謂之幸蓋幸其恩沛之及也嚴駕嚴裝車駕也凡治行李曰戒嚴

蜀梓州監押王承丕殺判武德軍郭延鈞指揮

使孫欽討誅之

延鈞不禮於承丕奉聖指揮使孫欽當以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矯詔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

能

賢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釣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給曰、今內外未安、請為公巡察、即躍馬而出、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斬之、傳首成都。

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

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其重。
集覽 叱咤風生 叱昌栗反、咤竹駕反、叱咤發怒聲、風生雷厲、風飛之謂言其威聲可畏也。

周制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九月周禁

以此安邊是上策

邊民毋得入契丹界俘掠○契丹寇冀州周兵

拒卻之

考證

寇當作攻周

○冬十月武平留後劉言

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

南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不報、仍使鎬經畧朗州、自朗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不為備、唐主召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乃以逵及周行逢何徽真潘叔

嗣張文表等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行
 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
 功情欵甚昵諸將欲召淑州酋長苻彥通行
 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入潭州焚掠無遺吾
 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
 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劉瑫為
 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十月達等將兵分道趣
 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邊鎬遣兵屯益
 陽達等克之遂至潭州鎬棄城走吏民俱潰
 達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
 何敬真為行軍司馬唐將守湖南諸州者相
 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
 于南

質實

一統志云[淑州]唐末所置治盧陽
 縣五代因之宋改為沅州元初置

沅州路尋復降為州隸辰州路 本朝初陞
 為沅州府尋復為州省縣入焉改屬辰州府
 [益陽]秦之縣名屬長沙郡以縣在益水之陽
 故名漢屬長沙國三國吳屬衡陽郡隋唐皆
 屬潭州宋屬鼎州尋復屬潭州元陞為州
 本朝復為縣改屬長沙府[郴]隋之州名注見
 楚義帝元年[連]隋初州名治桂陽縣大業初
 改熙平郡唐為連州天寶初改連山郡乾元
 初復為連州元置連州路隸湖南道大德中
 降路為州隸英德路 本朝初省後復置屬
 廣州府

契丹大水

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

六

書法

書大。水多矣。必中土也。此契丹水耳。何必書志善政也。於是流民入塞四十萬。周主詔賑給之。以是為善。故書之。

周平章事李穀辭位不許

穀以病臂辭位。周主遣中使諭旨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周立訴訟法

此法得體。故至今用之不廢。

勅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

周慶州野雞族反。遣折從阮討之

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徙折從阮為靜難節度。一統志云。慶州。隋初所置。治合使討之。**撫實**。水縣。後改為弘化郡。唐初復為慶州。天寶初。改安化郡。乾元仍復為慶州。陞安定軍。五代梁改武靜軍。宋初仍為慶州。尋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唐紀八十九 二十一

陞為慶陽節度金初改安國軍後置慶原路元初復為慶陽府 本朝因之隸陝西道

劉言奉表于周○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

爵流饒州

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思歐陽廣之言

安民

拜本縣令

十一月周制稅牛皮法

勅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賣買惟禁賣於敵國自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除

便民

十二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周靜難節度

使侯章入朝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太祖之廣順二年 三 正編

有人主之度

章獻買宴絹十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自今如此比者、不受。

周葛延遇李澄伏誅

周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馮道以為屢更赦、不許、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收二人誅。
集覽 白收謂稟白於上而收捕之。

書法 葛李為姦逆於漢者也。此周矣。書伏誅何書伏誅以見姦逆之罪。雖易世

不可追也。綱目之懲惡嚴矣。

癸酉 廣順三年 是 西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以劉言為武平

節度使

劉言上表于周、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以言為武平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王逵為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

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

一時之利
無窮之害
立法不可
不慎

安民

公利于民
是聖主心
事

賫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
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
梁太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
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
李穀亦以為言勅悉罷之以其民隸州縣田
廬牛具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是歲戶部增三
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
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
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
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唐草澤邵棠上言近游
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
於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

集覽

寂寞之地也

發明

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
政矧如五代亂離之極尤賴撫養之
仁周太祖既立訴訟法又定稅牛皮法又
罷營田務除租牛課此亦可謂有恤民之
心者綱目詳而書之皆所以致其予
之之意耳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周萊州刺史葉仁魯有罪伏誅

仁魯周主故吏也坐贓賜死周主遣中使賜
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
汝母仁魯感泣

恩威兩盡

除

周遣王峻行視決河

周主以決河為憂，王峻請自行視，許之。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

至是，榮復求入朝。周主許之。**集覽**自行視，行下孟反。按行也。謂親往決河巡視也。

契丹寇定州，周將楊弘裕擊走之。**考證**寇皆當作攻周。

○謹按綱目之作其事，則周秦漢晉隋唐其義則內中國，外夷狄。夫淳維之地無氏族，以別其類。無田廬以定其業，無禮樂以修其政，無學問以資其身。故曰夷狄不可以中國治。治也，帝王之世服則懷之，以德；否則畏之，以威。內外之分截然有制。由秦至晉，中國自中國，夷狄自夷狄。

晉至隋，夷狄入中國。唐至五季，中國資夷狄。綱目而後，固未暇論世道之變。日趨於下矣。秦使蒙恬北攻河南地，因河為塞，通直道，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胡人不敢南牧。漢用陳平厚遺閼氏，用婁敬結和親，曰厚遺者，納幣之始。曰和親者，交中國之始。拒之以兵革，拒之以險阻，則有以絕其侵；中國之路，厚遺以資之，和親以悅之，則有以啓其覲。中國之心，然則蒙恬功之首，陳平婁敬罪之魁也。孝武時，衛青霍去病將百萬眾，橫行匈奴中，終西漢無北顧之憂。其功不在蒙恬下。東漢曹魏徙羌胡內地，養虎以自貽害，然猶未至大入也。晉初郭欽上疏不納，江統著論不用，遂至青衣行酒於光極，羊車肉袒於虜庭。五帝三王之都，悉為所染汗矣。唐用劉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文靜資突厥取天下。肅宗資回紇討賊。石晉用桑維翰資契丹得國。平居閔絕。猶防猾夏之患。况資其力取大利乎。若文靜維翰之罪。浮於陳平婁敬可知也。考之凡例。中國有主則夷狄書寇無主書入。又曰正統用兵於夷狄。書伐書攻。書擊大賢立言。匡中國守四夷。在一字之間。曰寇曰入。嚴於直道之制。曰伐曰攻曰擊。勇於百萬之師。其外之亦至矣。且窮兵黷武。非上計也。納幣和親。非良策也。有志於天下。必謹內外之分。修德立威。以柔服之。至其弗率。然後徂征。將如蒙恬衛青霍去病。則將之言。如郭欽江統。則用之失計。如陳平婁敬劉文靜桑維翰。則誅之者。然則中國又安萬世永賴矣。○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

質

實

鎮寧節度注見太祖廣順三年

故李守真騎士馬全義從榮入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效之。

書法

前書養子榮矣。辛亥年此書不與郭榮何正之為周王之子也。

周以王峻兼平盧節度使

峻聞榮入朝。遽歸大梁。固求出鎮。故有是命。

周野雞族降。○武安節度使王逵殺靜江節度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七

正統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使何敬真

初王逵以何敬真為靜江副使朱全瑋為武安副使張文表為武平副使周行逢為武安司馬敬真全瑋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惟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瑋謀作亂言疑逵使敬真伺已將討之逵懼行逢曰言素不與吾輩同心敬真全瑋恥在公下宜早圖之會南漢寇全州行逢請說言遣敬真全瑋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之逵從之言遣敬真全瑋將兵禦南漢至長沙逵迎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淹留不進逵乘其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全瑋收斬之

周更作二寶

初契丹主德光以晉傳國寶北還至是更以玉作二寶

周貶王峻為商州司馬

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衍陳觀為相周主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浸不遜峻退周主幽峻別所召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剪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乃貶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三月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正編

書法

封子未有書姓者此何以書正名也
五季不立太子封為晉王則將承大
業矣不可以不正也然則曷為不書子不
書子所以別於正統也故封子不書主此
特書之子
得人也

○周寧州殺牛族反

初殺牛族與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
餉迎奉官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反與
野雞合敗州兵于包山周主以郭
彥欽擾羣胡致其作亂黜廢於家

周以郭元昭為慶州刺史

初解州刺史郭元昭與權鹽使李溫玉有隙
溫玉婿魏仁浦為樞密主事元昭疑仁浦庇
之會李守真反溫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繫
溫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周主時為樞密使
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承旨元昭
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
吾兄平生不與人為怨况肯以私害公
乎既至仁浦白以元昭為慶州刺史

唐復以馮延巳同平章事

書法

書復以何譏貳過也復以為之辭四
有改過之辭有貳過之辭有不能令
之辭有因仍之辭

詳漢文帝十四年

賢

學

○夏六月契丹將張藏英降周○周九經板成

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較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母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書法

成者何蒙成也先是明宗始命刻板至是而成綱目於唐書初於周書成錄實也石經經板綱目備書之

王逵襲破朗州執劉言殺之○秋七月唐大旱

主德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鬪而北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詔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八月王逵還潭州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逵遣使上表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從之逵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周塞決河

除

書法

周太祖卽位至是三年書罷貢珍食書詔上封事書毀寶器書謁孔子祠拜其墓書立訢訟法書制稅牛皮法書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再書塞決河可書

之善多矣至書唐淮南饑契丹大水唐大旱庶幾有君人之度者綱目尤深予之

○周大水○周築郊社壇作太廟於大梁

周主自入秋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穰之周主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圓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周鄴都留守王殷入朝周主殺之

誣罪以罪是失德

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勅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掠歛民財周主聞之不

悅因其入朝留充京城內外巡檢因力疾御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殺之

書法

上書入朝下書殺之病周也殷雖專橫誣以謀亂則非罪矣故斥書主綱

目入朝書殺之者一而已

唐復置科舉

從知制誥徐鉉之請也

唐流徐鉉於舒州貶徐鍇為校書郎分司

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眾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又拾遺徐鍇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鍇按書郎分撫實一統志云楚州隋初所置治山陽縣後併入江都郡唐初改為東楚州天寶初改淮陰郡乾元初復為楚州五代時南唐陞順化軍宋初仍為楚州後置淮安軍尋陞為州元陞為淮安府本朝改為淮安府直隸京

周主朝享太廟疾作而退

師白水塘在淮安府山陽縣南九十五里魏鄧艾伐吳時修以灌田

周主享太廟纔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甲周顯德元年正月世宗廢武孝又皇帝榮立
寅冬北漢乾祐七年孝和帝鈞立○是歲凡五

鎮

書法

五代之君其始即位分注書某祖某宗而已世宗則曷為舉其全謚書曰睿武孝文皇帝尊之也尊之何世宗五代之賢君故綱目特重予之不使夷於五代

之主也。雖後唐明宗不得與於斯矣。

春正月朔周主祀圓丘

周主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

周以晉主榮判內外兵馬事

時羣臣希得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軍士有流言，郊賞薄者。周主聞之，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思已有何功，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周罷鄴都○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

曹翰初見

能

遺令儉約

初周主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漕州，以為牙將，榮入尹開封，翰請問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柰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周主疾篤，停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屢戒榮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銀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

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周遣使分塞決河○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周主威殂晉王榮立

是為世宗

二月蜀匡聖指揮使安思謙伏誅

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蜀人皆惡之。將兵救王景崇，逗撓無功，內不自安，言多不遜，多

殺士卒以立威。蜀主閱衛士有年，尚壯而為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翰林使王藻言：思謙怨望將反，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藻亦坐擅啓邊釁，并誅。

集覽

逗撓，撓與撓通。注見漢武帝元光二年。

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逆

戰敗績

北漢主聞周太祖殂，甚喜，遣使請兵于契丹。契丹遣其政事令楊衮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為都部署，張元徽為前鋒，使與契丹趣潞州。節度使李筠遣其

將穆令均將兵逆戰張元徽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被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榮也避世宗名改焉

發明

北漢之兵自以有詞可執然書擊不書代者一以伐人之喪一以用夷狄

戕中國也

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

樊愛能何徽等伏誅

世宗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

計馮道已立九主矣

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故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世宗曰以吾兵力之疆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如山否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乃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欲兼行速進指揮使趙鼎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以聞世宗怒并晁械執之進宿澤州東北北漢主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

天象

詞將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廷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其主曰：「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斬汝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

神武決勝
宋祖首功

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我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仁瑀躍馬引弓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行首馬全義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元徽前畧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愛能、徽引騎南走，剽掠輜重，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眾已降虜。

以承德周
龍塔也起
微賤而

矣世宗遣近臣喻止之不聽殺使者與劉詞
遇止之詞不從引兵北時北漢主尚有餘眾
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敗
之追至高平僵尸滿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
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
降敵者皆殺之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
還明日休兵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効
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資裝縱遣
之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
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
不得支僅得入晉陽世宗欲誅樊愛能等猶
豫未決晝臥帳中張承德侍側因以訪之對
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
未責塞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

具以
能以
終亦
之傑
出者

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世宗
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
使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汝輩非不能戰正
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徽先守
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
之而給榷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不行姑息之政矣承德稱我太祖之智勇
世宗擢為殿前都虞候餘將較遷拜者凡數
十人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釋趙見之囚北
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遣王得
中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許之

集覽

介馬臨陳介甲也陳

質實

一統志云巴公

武帝元光二年送袞句絕契丹先所遣楊袞也今送歸其國

道金綱目 卷五十九
原在澤州城北三十
五里今名巴公鎮

發明

雖平。時未嘗進諫。如馮道者。亦且力

沮其行。則餘人不言可知。兵鋒始交。樊愛能何徽等。即引兵先遁。右軍遂潰。向非世宗親犯矢石。我太祖皇帝身先士卒。則勝敗固未可知。幸而大捷。叛將復還。釋此不誅。則是棄主與敵之人。可以僥倖漏網者也。一言之決。大呼稱善。按法行辟。軍政始行。世宗兵威之振。實肇乎此。宜乎綱目於愛能等。特以伏誅書之也。

周遣行營部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至晉陽

孟縣汾遼州降

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愿供軍須。助攻晉陽州縣。亦繼有降者。世宗始有兼并之意。諸將皆以糧乏。請班師不聽。既而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世宗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發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遣李穀詣大原計度芻糧。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閱歷五姓
愈久愈辱
矣浮沉取
容四字曲
盡一生活
裡

辨

李氏不受
旅主之執
馮道甘事
五姓之君
其于人之
賢不肖為
何如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
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
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
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
之。歐陽公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況為大臣而無廉耻。天下其有不
滅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耻
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予於五代得
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
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
之亂而不肯出歟。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青
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
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牽
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

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
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
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
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司
馬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
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
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
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
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
夫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維之巧。不足
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
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大節如此。
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當是之時。失臣
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夫忠臣憂公

如家見危致命智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道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若道之為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君之責也

集覽

著長樂老

叙著記述也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馮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賜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之叙大畧如此屹若屹魚及反屹崒山危峻貌

書法

五代之臣書卒未有官爵具者道也而書官書爵卒之何愧之也道以一

身歷四姓十君無耻甚矣綱目於其進用備書之故唐書為掌書記書為端明殿學士書同平章事書匡國節度使晉書同平章事書守司徒兼侍中契丹書為太傅漢書為太師中書令瀛王皆所以愧之也豈郭子儀諸賢比哉

發明

綱目凡名臣之書則書官之爵今馮

予之乎曰道之失節先儒固已交譏之矣何待贅及然而書官之意則以譏當時人君寵遇尊獎者耳若曰浮沉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如斯人者周當廢斥貶責不

使之得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榮終始之極。其殊遇至於如此。故反書其太師中書令瀛王以譏之也。不然。豈有一人臣之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齒於人乎。噫。

北漢憲嵐州降周。周立后符氏。考異按尊立

后曰立皇后某氏非正嫡曰立某氏為皇后非正統去皇號據分注符氏先嫁李守貞之子崇

訓不宜母天下又非妃妾之比。考證當作周立則此亦當書周立符氏為后

○謹按凡例曰立后曰立某氏非正嫡曰立某氏為后夫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述匡衡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五季稱周世

辨

宗賢君常與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至於得國立李從訓妻符氏為后崇訓父子反逆事敗弟妹皆死而符不能死安在其為貞淑而可為宗廟之主王化之基乎周太祖既殺其夫為世宗娶之亦何心哉抑不見魏道武殺人之夫而納其妻生子而弑道武世宗讀前史獨不與儒者商確此義乎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失身者不可以正內也又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失節者不可以正家也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世宗卒不能定天下良以此夫本經史之義取非正嫡例書曰周立符氏為后以表世宗不當立而符氏不當為后也

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

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既而為世宗娶之、至是立為皇后、后性慈惠而明決、世宗甚重之、

發明

聞諸侯一娶九女矣、未聞以天子自居而立人之婦以母天下者也、故書

立后符氏而不書立符氏為后、明其婦而不女、以譏之也、

周師克北漢石州沁忻州降○五月王逵徙治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周主攻晉陽不克

引軍還

世宗自潞州趣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等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其遊騎時至城下、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殺契丹二千人、恃勇輕進、為契丹所殺、周兵死傷甚眾、彥卿引兵還晉陽、折德辰將州兵來朝、復置永安軍、以德辰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囚送于軍、世宗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求、

或謂得中曰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乃縊殺之世宗將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勿遽焚棄芻糧數十萬軍中訛言相剽掠死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復皆失之至鄭州謁嵩陵而還世宗以違衆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

高錫忠諫

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不從北漢王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欽

集覽

忻口鎮名在北屬太原忻州秀容縣成列而殿殿注見後

梁王瑱貞明五年垂拱明堂垂拱注見齊明帝建武元年明堂注

質實

一統志云忻口五代漢之鎮名在太原府忻州之

北宋廢之

書法

世宗用兵皆書伐此其再書攻何漢辭直也故於蜀書伐於唐書伐於漢

則書攻

秋七月周加吳越王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周以魏仁浦為樞密使○周徐州奏為節度使

王晏立碑許之

晏徐州滕縣人少嘗為羣盜及為節度使悉召故黨贈之金帛謂曰吾鄉素名多盜管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勿復為為者吾必族

之於是一境清肅徐人請為立碑許之

考異

一統志云滕縣隋初所置屬彭城郡

後陞為滕郡唐復為滕縣屬徐州宋因之金陞滕陽軍大定中改滕州及置滕縣元因之屬益都路本朝初州廢以縣屬兗州府

書法

特筆也綱目書為臣立碑二而已魏徵書復立

冬十月周賜羽林大將軍孟漢卿死

漢卿坐納藁稅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世宗曰朕知之欲以懲眾耳

發明

周世宗誠英主然用刑失之太重有如漢卿罪果當誅則誅之可也罪不

武備

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可當誅而借其死以懲衆母乃不可
乎此所以書賜死而復書其爵也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閱
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
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
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
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柰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
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
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上多爲
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我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

以兵衛國
者宜三觀
斯言

對証藥

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所向克捷
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其民而紆於軍世宗
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旣得柄制輕重之權且
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柰何浚民膏血養此
無用之物聖人
復起不能易矣

書法

常事耳何以書特筆也五代之世兵
卒驕悍不敢簡汰久矣世宗力行之

此兵之所以精練而
莫之敵也故特書之

發明

前乎此蓋嘗聞賜諸軍優給賜將士
緡錢矣未聞有所謂簡閱諸軍者而
周主能行之士卒精彊征伐四克然則謂
驕軍難於制御不可乎書以予之宜矣

周罷諸道巡檢使臣。

世宗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戾守令皆不致办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十一月周河隄成

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瀾漫數百里又東北環古隄而出灌齊棣淄諸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魚以給食久不能塞至是遣李穀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集覽

楊劉城名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匯為大澤匯戶賄反又音潰水回合也禹

貢東匯澤為彭蠡注水東廻為彭蠡大澤菰稗菰本作菰雕菰也一名雕胡又名安湖今所食菱苗米也稗傍卦反草屬也葉如稻

書法

凡成久辭也梁匯堰築作三年則書成此三十日畢耳其書成何美速成也綱目久成書成速成書成是故周河隄速成書成周太廟速成書成戊午年

北漢主旻殂子鈞立

北漢主殂告哀于契丹契丹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

契丹又得一兒皇帝

士境內粗安其事契丹表稱男契丹賜詔謂之兒皇帝

王達以符彥通為黔中節度使

馬希萼之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淑州蠻酋符彥通所掠。彥通繇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達遣其將王虔朗撫之。彥通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彥通慙懼起謝。虔朗因說之曰。谿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獻銅鼓於王。

達達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為都指揮使。預聞府政。

集覽

黔中注見

周顯王七年

湖南大饑

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厲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馮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乙卯 周顯德二年

考異

按周世宗不改元。此當分注周世宗。榮仍

賢 食

能

稱顯德二年春正月周制給漕運斗耗

自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每斛給耗一斗胡氏曰漕運斗耗世宗興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邪明宗潞王時可謂窘關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集覽 省耗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

周遣使如夏州

李彛興以折德辰亦為節度使耻之塞路不通周使世宗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

每加優借府州徧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彛興庶全大體世宗曰德辰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劉氏柰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奉官齎詔書責之彛興惶恐謝罪

周制舉令錄法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胡氏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不萬一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休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者一出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

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休迫甚矣不忍而敢之心決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誠知其人今不為是安知其他日渝與不渝也而況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君姑嚴為之防耳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奈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青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集覽

保任句絕或以父任為官者或以兄任為官者謂之任子後漢楊秉傳任人及子弟為官注任保也休迫休雪律反韻會引廣韻注謏誑誘也謏先了反說文徐按賈誼鵬賦休迫

之徒當作此詠字漢書休於邪說如淳曰見誘休也休音戍今俗猶云相謏休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諸侯或休邪臣為淫亂索隱曰休音誓訓習也按此說恐未當渝與不渝爾雅釋言曰渝變也郭璞注渝變易也廢格注見唐德宗貞元三年

正誤

任保今按此謂薦舉人為官而保任其不為非也與任子法不同禮辟今按辟徵召也

書法

舉令錄必書重近民也自齊書始用士人為縣令陳丙戌年是後舉堪為

縣令書唐貞觀三年引見京畿縣令書開元元年召縣令試理人策書四年勅舉縣令書九年頒令長新戒書二十四年制舉令錄法書是年縣令為理人之本綱目每

詳書之

邊備

周浚胡盧河城李晏口以張藏英為沿邊巡檢使。

進

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之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世宗召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彥超等視役嘗為契丹所圍

能

藏英引兵馳擊大破之自是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質實 一統志云胡盧河在真定

府寧晉縣東南源自順德府流經任縣至此匯為澤即大隆澤亦名廣阿澤

主德

二月朔日食○周詔羣臣極言得失。

詔書明白簡要有盛世風

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而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書法 前書詔百官上封事矣於是復書家教然也故書美之綱目書詔極言三

漢明帝永平八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唐以嚴續同平章事○三月蜀以趙季札為雄

武監軍使

周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畧自任因以為雄武監軍使質實一統志云雄武軍五代時王建據屬利州路元廢軍以州屬興元路本朝因之改屬漢中府

夏四月周廣大梁城

世宗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今自今堊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分畫街衢倉塲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民先侵街衢為舍皆直而廣之又遷墳墓於標外曰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

郵民力

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

進

王朴熟干
戰國兼并
之術行之
可以自強

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救其才恩隱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

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

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重之。以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書法

自五季以來。唐河南漢周開封多以子弟尹之。世宗始用賢者。而朴以諫

議大夫領焉。曰知開封府事。異其名也。是故王徽以宰相書知京兆尹事。唐僖宗中

和四年。王朴以大諫書知開封府事。

五月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世宗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使向訓。詔訓與景偕趣秦州。

周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

前代屢禁僧尼。而其徒益盛。以民心信向已久。非法所能止也。周世宗立法最善。惜其不壽。而終耳。如胡氏之論。則太偏矣。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胡氏曰。寺皆宜廢。不為有勅額。而可存。僧不可度。不為有尊長之命。而可度。殘身煉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乎。是時僧尼合六萬餘人。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未瞻一兵。而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邪。

集覽

幻惑以幻化之術。蠱惑人也。魚豢魏畧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吐火。自

縛自解顏師古曰卽今吞刀吐火植樹種瓜屠人截馬之術猶列子周穆王篇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是已

書法

書善之也雖所廢者無額所禁者私度未能大快人意而所去已十之九

矣終綱目書禁私度僧尼二唐宣宗大中元年

周拔蜀黃牛寨趙季札遁歸伏誅

王景拔黃牛等八寨季札懼不敢進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單騎馳入城都衆以爲奔敗莫不震恐蜀主怒遂斬之

主德

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書法

書嘉恤刑也終綱目書親錄囚六詳漢安帝永初二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英明之君其設施政事必有可觀世宗嗣統至是纔二載書簡閱諸軍罷諸道巡簡使臣給漕運斗耗制舉令錄法詔極言得失及是親錄囚徒至明年又立二稅限是皆良法美意而世宗能行之雖欲不治奚可得哉此綱目所以比書而予

也之

蜀遣使如唐及北漢

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二國皆許之

南漢主殺其弟弘政

於是高祖諸子盡矣

周以張美權點檢三司事

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至是以美治財

精敏當時鮮及故以利權授之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秋七月周以王景為西南招討使向訓為都監

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世宗命我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從之

九月周始鑄錢

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鑄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唯法物

軍器及寺觀鍾磬鈸鐸之類聽外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司馬公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集覽

立監立初置也監去聲鑄錢之所曰錢監

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

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徵拒周兵廷珪遣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

之北絕周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兵千人趣唐倉拒蜀歸路蜀將王巒與建雄戰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馬嶺白澗兵皆潰廷珪等退保青泥嶺雄武節度使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判官趙玘舉城降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世宗欲以玘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乃以為郢州刺史百官入賀世宗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蜀李廷珪伊審徵請罪蜀主皆釋之致書請和于周世宗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

一食不忘
民功是世
宗主德然
必於親冒
矢石則不
學之過也

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

集覽

度不足始鑄鐵錢權鐵器民甚苦之

斜谷注見漢成帝元延三年褒斜權鐵

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

唐主性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已由是諛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相往來實不為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

足令交夷者灰心

失著

壽州監軍吳延紹以疆場無事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至是周以李穀為淮南前軍部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胡氏曰南唐欲圖中原而結契丹為援又為二叛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

周疏汴水

質實

一統志云汴水源出開封府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

東南至中牟縣北入于黃河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埽橋東南悉為污澤世宗謀擊唐先命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世宗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周王景克蜀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溥死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詔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四州稅外科徭悉罷之

書法

五季之世以死節書者十人裴約王彦章姚洪夏魯奇宋令詢沈斌鞏廷美趙崇溥劉仁贍張彥卿其一為都監蓋自唐制監軍以來一人而已綱目重死節

特書予之

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

能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眾情稍安唐主以劉彥貞為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皇甫暉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周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

集覽

質實

一統志云定遠梁之縣名屬廣安郡南齊改郡曰大安隋初罷郡改縣曰臨濠

唐初復為定遠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鳳陽府

周樞密使鄭仁誨卒

仁誨卒世宗欲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世宗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集

覽歲道歲謂歲星道謂方道也歲又注見晉帝奕太和五年越得歲

吳越遣使入貢于周

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

丙辰歲凡五國三顯德三年

春正月周以王環為驍衛

大將軍

賞其不降也

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

世宗下詔親征淮南命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遂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兵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世宗聞之亟遣使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矣世宗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李穀奏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萬一糧

李穀之奏
未為失也
世宗銳意
決進亦會
有天幸耳

道阻絕其危不測願且駐蹕陳穎俟重進至
共渡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若但厲
兵秣馬春去冬來亦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
晚世宗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畧所歷藩
鎮專為貪暴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
故周師至唐王首用之聞李穀退喜引兵直
抵正陽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
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
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
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
重進度淮逆戰大敗彥貞斬之斬首萬餘級
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唐人大恐張全約
收餘眾奔壽州仁贍表為左廂都指揮使皇
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世宗謂侍臣曰聞壽

安民

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
城憐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安撫各令安業

集覽

駐蹕車駕所止曰駐蹕蹕又注見漢文
帝三年警蹕厲兵秣馬左傳僖三十三

年注厲兵嚴兵以待敵秣音未韻會注
厲兵摩厲以須也秣本作未食馬穀也

質實

一統志云清流關在滁州城西
南二十里南唐所置地極險要

周以李重進為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

○周主攻唐壽州

世宗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之發丁夫數十
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命我太祖皇帝擊唐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世宗 顯德二年 正編

兵於塗山、太祖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廷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集覽

塗山圖經所載塗山者四一會稽一渝州一濠州一

當塗此塗山在濠州鍾離西九十五里禹會諸侯處也有禹會村鯀廟在焉方輿勝覽載東坡濠州塗山詩樵蘇已入黃熊廟鳥鵲猶朝禹會村蓋按左傳昭七年管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也又昭四年穆有塗山之會注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

撫實

一統志云塗山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此山西南有禹墟及禹會村蓋禹會諸侯之地渦口渦水之口也渦水源自黃河東流經

鳳陽府蒙城縣沿懷遠縣東北與淮水合流至臨淮縣蚌阜東入于海唐李吉甫云濠有渦口之險即此五代時為控扼之地矣

周詔王逵攻唐鄂州

逵引兵過岳州、團練使潘叔嗣燕犒甚謹、逵左右來取無厭、譖叔嗣謀叛、逵怒、叔嗣不自安、

左右之為害類如此

二月周主命我太祖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

其將皇甫暉姚鳳

宋太祖勝
唐第二功

下蔡浮梁成世宗自往視之命我太祖皇
 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
 橋自守太祖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
 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
 之暉整眾而出太祖突陳擊暉擒之并擒
 姚鳳遂克滁州時宣祖為馬軍副都指揮使
 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
 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世宗遣
 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遣親吏取
 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
 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
 祖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
 幕僚蘄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滁州判官
 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

趙普初見

先訊鞠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
 太祖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
 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來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今下蔡在淮
 北岸渡淮南去安豐城二十里繁纓注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
 質實
 一統志云下蔡漢之縣名屬
 沛郡晉屬淮南郡元魏屬揚
 州隋屬汝陰郡唐屬潁州宋省入安
 豐軍故城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
 書法
 我太祖何趙匡胤也何以不名綱
 目朱熹所修而熹宋人也故為國諱
 臨文不諱此則曷為諱之夫子作春秋諸
 侯卒皆名之至魯先君則卒書公薨葬書

葬我君某公則固諱之矣

發明

帝王之與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

同是時周世宗舉兵南伐而我太祖皇帝實任先鋒之寄滁州之戰皇甫暉

乞容成列我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異乎常人遠矣至於宣祖傳呼城門而

太祖以王事不敢開竇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疑獄

而太祖益奇趙普凡若此類是皆帝王太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

君亦豈能有此宜乎興建大業高出前古殊非近代所能企及此綱目所以於太祖克滌之日備述于下則我太祖盛德

大業蓋有繇矣帝王自有真詎不信然

唐主請和于周周主不答

唐主遣泗州牙將齋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周歲輸貨財以助

軍費世宗不答

書法

梁遣使求和魏主書不肯已丑年此其書不荅何不肯者恐辭也不荅者

尊辭也不肯罪魏不荅罪唐後書蜀主致書不荅義同

周主遣韓令坤將兵襲唐揚州

世宗謂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其人共守護

集覽

陵寢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至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故陵上稱寢

殿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

書法

襲滁州嘗書周王命矣於是復書周王遣見廟謨之自上也若世宗者五代以來可謂英主矣

唐主遣鍾謨李德明奉表于周

唐主以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鍾謨文選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于周獻御

厥辨華夷
大義凜然

服茶藥及金銀器繒錦牛酒謨德明素辯口世宗知其欲游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王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二人戰栗不敢言

吳越遣兵襲唐常州

吳越管田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程言於吳

越王弘傲請從之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能無危乎程固爭弘傲從之遣程督兵趣常州

周取唐揚州

韓令坤奄至揚州以數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唐副留守馮延魯髡髮僧服而逃軍士執之令坤慰諭其民使皆按堵

唐滅故吳主楊氏之族

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其為變盡殺

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

集覽

吳讓皇故吳王睿皇帝楊溥也南唐徐誥

受吳禪奉之為讓皇

書法

前書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矣又書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于泰州

矣此滅其族則曷為不書主據齊滅元氏周滅高氏隋滅宇文氏皆斥書主罪不在上也或稱名或止稱主或止稱國綱目之權衡審矣

周取唐泰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殺王逵迎

周行逢入朗州行逢討叔嗣斬之

考異

斬當作誅

叔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今乃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我俱西乎眾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達還戰敗死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專乃歸岳州使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眾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今若遽爾人必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且俟踰年未晚也乃入朗州自稱武平留後告于周以叔嗣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叔嗣更欲圖我邪乃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叔嗣遂行行逢迎候郊勞甚懽叔嗣入謁遣人執之立庭下責之曰汝為小較無大功王逵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吾未忍斬汝

乃敢拒吾命乎遂斬之

集覽

郊勞左傳僖三十三年自郊勞送去曰贈賄按儀禮賓至近郊君使卿

朝服以束帛勞之又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餼謂之郊勞

三月周主行視水寨

世宗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我太祖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集覽

礮俗作砲張晏

破骨取箭勇之甚力之甚

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礮蓋出此鏃著骨鏃予木反矢鋒也著直畧反附也斥言箭頭入骨

唐遣司空孫晟奉表于周

唐主以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土疆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然晟若辭之則為負先帝矣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坏土餘無所知也既至世宗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農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

賢

主臣俱賢

門納寇世宗聞之怒晟曰臣為唐宰集覽正

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世宗釋之朔奉行周之正朔不自改制也改正朔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永陵一坏土永陵唐烈祖墓也一坏土注見漢文帝三年

南漢以宦者龔澄樞知承宣院

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其謀也及卒國人相賀延遇薦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用之

周取唐光舒斬州○周遣李德明還唐唐主殺

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請歸白唐主獻之世宗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賜唐主詔曰諸郡悉來大軍立罷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唐主復上表謝德明盛稱世宗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

詔語正大

書法

蘇武留匈奴書使書還美守節也德明書使書還其美之歟咎唐也德明雖出使無功唐主殺之為過矣書還殺之所以志唐主之過也終綱目使書還三蘇

武鄭元璠

李德明

唐遣將軍柴克宏將兵救常州敗吳越兵遂引兵救壽州未至卒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團練使趙仁澤送錢塘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弘俶怒抉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傅良藥得不死唐主恐吳越浸逼潤州以宣潤都

不輕言兵
而深於兵
奇人
克宏之母
更奇

督燕王弘冀年少，徵還金陵，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衆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爲戰守之備，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爲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恚。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弘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

善斷

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匡業至，克宏事之甚謹。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

書法

遂者何急國難也。大夫無遂事必如，是而後可以遂。故雖未至，猶書之。書未至卒，惜之也。綱目於五代卒小國臣有三舍，是無書卒者矣。

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爲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景達爲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

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為哉。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許文稹、陳德誠、鄭彥華、林仁肇。

夏四月唐兵復取泰州進攻揚州

唐將軍陸孟俊將兵趣泰州。周兵遁去。進攻揚州。韓令坤亦走。世宗遣張承德將兵救之。令坤乃還。世宗又遣我而太祖將兵屯六合。太祖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

周主如濠州

世宗攻壽州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失亡頗多，糧運不繼。乃議旋師。或勸東幸濠州。從之。

周韓令坤敗唐兵於揚州擒其將陸孟俊殺之

初孟俊之廢馬希萼也。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揮之族。以其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遺令坤。至是獲孟俊。將械送行在。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曰：孟俊昔殺我家二百口。今見之。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

唐兵攻六合我太祖擊破之

兵

宋太祖兵

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我太祖曰：吾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彼必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眾。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太祖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周主如渦口

渦口，作新浮梁成，世宗幸之，欲遂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世宗嘗怒竇儀

賢

欲殺之，質入救之。世宗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曰：儀罪不至於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世宗意解，乃釋之。

五月唐敗福州兵於南臺江質實

一統志云：南臺江在福州

府城南十五里，江滸有越王鈞龍臺，因名源。出建陽分水嶺，東流七百里，至臺又東南三十里，與江東西峽合流，入海。晉郭璞遷城記：南臺沙合河口，路通先出狀元，後出相公。

發明

唐方困於周師，而乃挈兵闚越，據事直書，亦足以見其謬也。

○周主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六月唐劉

仁贍擊周將李繼勳敗之○唐遣員外郎朱元

將兵復江北諸州

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
唐主以為能故用之

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

周以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
軍事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
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
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恣一以法治之無所
寬假眾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
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數曰吾

進賢

鄧氏識過
行逢

知大義
智人

惡衣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
汝訣也立搃殺之坐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
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行逢多計數善發隱
伏然性猜忍常遣人密調諸州事聞邵州刺
史劉光委多宴飲曰光委聚飲欲謀我邪召
還殺之衡州刺史張文表獨以歲時饋獻謹
事左右得免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
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
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
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
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
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
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
墅易為逃匿耳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

仲雅堅不
仕之節甚
高

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追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胡氏曰：周行逢為政有足稱者，徐仲雅既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當時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雍，豈可數量哉？

集覽

禮辟，辟必益反，除也。禮遇而辟除之。

唐宋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

并兵攻壽州

益深益熱
民無如何
矣滿池弄
耶兵誰致之

初唐人以茶鹽疆民而徵其粟帛，謂之轉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相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為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自守，毋得擅出。由是壽春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爲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之無敢言者。

八月周作欽天曆

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所撰也。

九月周以王朴爲樞密副使○冬十月周立二

立二稅限
即民多矣

稅起徵限

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時收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

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進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

主德

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覽〕除守太師拜官曰：除凡言守者出於特旨，所置與正員資格同。太師古官，天子所師法。

周將張永德敗唐兵於下蔡○周以我太祖

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太祖表趙普為節度推官

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

晟不負唐故特稱唐使者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世宗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為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誘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

交能

從容就戮

唐使者孫晟鍾謨從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集覽 肺腑注見漢武

帝元朔六年

書法

孫晟可謂不辱君命矣不書死之何過周也晟書死之則無以見周殺行

人之失矣然則何以勸節守其使其殺皆具官所以予晟也

發明 孫晟能盡忠所事故特書官書使者以美之明其不失將命之職也然美

在使者則譏在於主人矣

其隱

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尋遣還山 **質實** 一統志云

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一十里即西嶽也白虎通云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

正對

世宗召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胡氏曰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飛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

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 **集覽** 飛昇黃白之術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也 注見漢光武建

武中元元年

書法 召未有書隱士者雖武攸緒不書此其書何善搏也何善之世宗以飛升

黃白問而搏以治天下對是以善之

發明 搏非偽隱沽譽為仕宦捷徑者故特以華山隱士書之

周城下蔡

丁 **顯德** 四年 ○ **北漢** 天會 **春正月** 唐遣兵救

已元年 ○ **是歲** 凡五國三鎮

正

正

壽州周師擊破之

偉哉婦也
以忠義割
愛成就仁
瞻守法夫
婦俱賢

唐壽州城中食盡齊王景達遣許文稹邊鎬
朱元將兵數萬救之軍于紫金山列十餘寨
與城中烽火相應又築甬道運糧綿亘數十
里將及壽春周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
千人奪其二寨劉仁瞻請以邊鎬守城自帥
眾決戰景達不許仁瞻憤悒成疾其幼子崇
諫夜泛舟度淮為小校所執仁瞻命腰斬之
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
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
也然軍法不可私各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
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
命殺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周人以唐援

兵尚彊多請罷兵世宗疑之李穀寢疾使范
質王溥就問之穀曰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

鑾駕親征則將士
爭奮必可下矣

集覽

紫金山在安豐路壽
春縣南或云即八公

山甬道注見漢王劉邦二年
鑾駕注見漢文帝元年鸞旗

質實

一統志云
紫金山在

鳳陽府壽州東北一十里山有車徹馬跡謂
淮南王安賓客之遺蹟世傳昔有人獲小金
埤可以療病疑為丹沙所化周世
宗大破南唐軍於紫金山即此

二月周更造祭器祭玉

命國子博士聶崇義
討論制度為之圖

三月周主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

兵

真英雄

先是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世宗以為恨反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之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大驚三月世宗度淮抵壽春城下躬擐甲胄軍於紫金山南命我太祖擊唐寨破之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朱元恃功頗違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楊守忠代之元憤怒欲自殺客宋垵說之曰大丈夫

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元即舉寨萬餘人降周世宗慮其餘眾沿流東潰遽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命諸將擊唐紫金山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眾果東世宗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水軍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景達陳覺皆奔歸金陵惟陳德誠全軍而還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為沮眾流撫州既而竟不敢出

集覽

躬擐甲胄左傳文也注擐胡慣反貫也客宋垵

宋垵朱元門客也垵巨致反

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
贍死之周以壽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

世宗耀兵於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表昇仁贍出城以降于周仁贍臥不能起世宗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令復業政令有不便者令本州條奏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其以為天下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世宗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

仁贍死唐并周宗不誌之

旌仁贍之節

書法

上書唐壽州監軍周廷構降矣節度使劉仁贍之為唐可知也其再書唐

何重子仁贍也仁贍終身唐臣憤悒至死再書唐所以明其心之為唐也故雖以疾死書曰死之此特筆也一人而已矣繼書周以壽州為忠正軍辭繁不殺所以重予之也詳宋已未年

發明

書監軍以城降則見仁贍未嘗降也仁贍實以病終而直書死之者所以

著其不屈之節也

辨

從古無此
法體

有父而不
知事之世
宗之大矣

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世宗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胡氏曰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奈何為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

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為敝屣乃可與權者矣

集覽 如周之杞宋夏後於杞殷後於宋蘇子古史曰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別生分類書舜典後序文也注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別彼列反分扶問反以天下為敝屣屣通作蹠孟子盡心上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注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蹠蹠草

履也。敝喻不惜使瞽聵誠殺人，舜必私竊負荷其父而遠逃，亦將自得其樂而忘天下之為貴也。

書法

周主之父何罪？周主也。曷為罪之父？至殺人問為悖道，不問為屈法，則不正名之過也。正名其父，奉之別官，守禮雖暴，豈至橫於外哉？身為天子，父為列卿，而處於遠外，使得以小忿殺人，失在於不正名，不在於不問也。故書曰：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父紀實也。光祿卿，譏非名也。致仕，譏在外也。

發明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理之正也。然父有天下，或無

定論

子之可傳，子有天下，或難於尊其父，豈非禮之變乎？夫堯授天下於舜，舜固有瞽聵存焉。然舜不敢尊其父，而君之者，天下者堯之天下，舜不得以私其父也。舜雖不敢以私其父，而孝養之禮則有加焉。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此舜之所以為大孝也。桃應嘗問孟子：瞽聵殺人，則如之何？豈知舜之為子，固不使瞽聵有殺人之惡。此正虞書所謂烝烝乂，不格姦者。舜處之有道也。如使舜為天子，瞽聵至於殺人，則舜固不足為舜矣。柴世祖繼郭氏之周，而其父至以小忿殺人，則世宗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爾。守禮之悖，未如瞽聵之頑。瞽聵猶不殺人，而守禮顧乃殺人，豈非世宗事父之

孝有愧於舜乎。誠使世宗為父築宮處之，嚴密之地，盡其父事之禮，則守禮居移養移，寧不自知愛重。又烏有殺人之事哉。是時郭氏既亡，世宗尊臨九五，固可少行其志。豈有身為天子，而其父與凡臣等且置之別都，狎伍羣小，未嘗一至京闕，則是世宗不父其父，而天性之道，不矣。又胡恠其有殺人之事哉。故綱目於此，不書元舅而特書周主之父者，不予周人舅之也。書爵書姓名者，惡周主之臣其父也。又書犯法周主不問者，譏其父已殺人而猶置之不問，不能迎致京師而奉養之，使之得其所也。書法若此，周主雖欲曲辭其責，尚可得哉。吁。

周開壽州倉賑饑民。○夏四月，周主還大梁。

周宦者孫延希伏誅。

周修永福殿，命延希董其役。世宗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柿為七瓦，中噉飯者，大怒，斬延希。

集覽

削柿為七，柿當作柿，芳吠反，斫木札也。七取飯匙。

周罷懷恩軍，遣還蜀。

周之克秦鳳也，以蜀兵為懷恩軍。至是遣八百餘人西還。

周以唐降卒為懷德軍。

凡六軍三十指揮

周䟽汴水入五丈河

質實

一統志云五丈河在開封府滎陽縣南三

十五里大周山下談苑曰京水自滎陽踰汴東北注河通山東之漕其廣五丈故名

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五月周作刑統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勅格煩雜不一命侍御史張湜等訓釋刪定為刑統

集覽

湜

反職

唐敗周兵斷其浮梁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行德于定遠唐以廷謂為應援使

書法

特筆也攻守之際事有關於勝敗者綱目必特書之是故漢斷蜀浮橋書

建武十一年唐斷

周浮梁書是年

六月蜀衛聖都指揮李廷珪罷

蜀人多言廷珪為將敗覆不應復典兵蜀主罷之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梁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周以王祚為潁州團練使

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起

秋七月周貶武行德李繼勳為左右衛將軍

治定遠壽春之敗也

北漢初立七廟

書法

前書吳始作太廟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志慢也此其書初何恕辭也北漢稱帝七年始立七廟則曷為恕之自稱帝以來再書伐周一書攻一書擊甲寅以後一再受兵不無事矣大讎未復其緩有可亮者故恕之止書初

○八月周平章事李穀罷以王朴為樞密使

穀臥疾二年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蜀主致書于周周主不答

周所遣懷恩軍至成都蜀主亦遣梓州所俘八十人東還且致書謝請通好世宗以其抗禮不荅蜀主聞之怒曰朕為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

九月周以竇儼為中書舍人

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選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

進

以信為本
得平治之
大道

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屢詔聽民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威靈所加前無

疆敵今以眾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世宗善之

集覽

作通禮正樂全本作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

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新鄭今鈞州屬縣在河南史記鄭世家周宣王庶弟友初封鄭

索隱曰鄭縣屬京兆至武公東徙河南故名新鄭俘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新鄭古邑名周封黃帝後於此為鄆國春秋時為鄭武公之國名曰新鄭秦屬

潁川郡漢始置新鄭縣屬河南郡晉省劉宋復置屬滎陽郡後魏省隋復置唐宋皆屬鄭

州金屬鈞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興

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書法

前書唐置科舉矣既罷乃復於是書周設諸科善之也五季之世僅有此

耳故書予之

○北漢麟州降周周以其刺史楊重訓為防禦

使

質實

一統志云麟州唐開元初所置後改為新秦郡乾元初復為麟州宋建隆初陞

為建寧軍端拱初改為鎮西軍元改為雲州後改為神木縣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通鑑綱目

宋世宗顯德四年

正

編

世宗自將伐唐十一月攻破濠州關城拔其水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唐團練使郭延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遠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唐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世宗自將兵夜發擊破之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至泗州我太祖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世宗居月城樓督將士攻城種族恐我之種類皆被唐族滅之也

契丹北漢會兵寇周潞州不克而還

契丹遣其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漢王遣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

其城下而還北漢王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

書法

契丹北漢嘗書伐周矣此其書寇何周既再傳國方有道夷德無厭而從之猾夏故并寇之存中國尊有道也

發明

綱目不殊契丹於北漢前固已論之矣然始焉書伐繼書擊至是遂書寇者合異類以殘中國此固春秋所不予者也疲民以逞躡躅不已果何為哉

十二月唐泗州降周周主遣擊唐兵至楚州大

破之

周世宗柴顯德四年

主將

可謂仁義之師

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世宗自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唐戰船數百艘保清口世宗自將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我太祖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歸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唐濠州降周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世宗時攻楚州廷謂來謂世宗謂曰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塞所以報國足矣使

士氣

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乃至世宗聞泰州亦無備遣兵襲取之

南漢遣使人貢于周不至

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人貢于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船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戊午 顯德五年 ○ 唐中興元年 南漢主 春正月 是歲凡五國三鎮

周師克唐海州 ○ 周鑿鶴水引戰艦入江 質實

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周世宗顯德五年

三

正編

一統志云[鶴水]在淮安府城西一名老鶴河周世宗至北神堰齊雲艦大不能前進遂開此河以通其道

能
世宗才畧
非人所及

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周師拔唐靜海軍

質實

一統志云[靜海軍]五代時南唐所置治靜海縣周改為通州宋初改為崇州後復為通州屬淮南東路元改為通州路後復為州屬揚州路

本朝仍為州以靜海縣省入屬揚州府

周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世宗遣使如吳越語之曰卿去雖汎海還當陸歸已而果然

蜀貶章九齡為維州參軍

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蜀主問姦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貶之

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之

彦卿忠義
能感動所
部唯其真
也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
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
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
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胡氏
曰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弘
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范質王
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
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
成故威武雖暢而德信未下觀楚州之不下
而甘心盡死如此則亦異於雲霓之望時兩
之師矣故圖大業者
集覽 繩牀其制本自虜
速成不若美成也
伊下馬踞胡牀是也隋以讖有胡字改名交
牀唐柴紹擊西戎據胡牀使兩女子舞則唐

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見羣臣於紫宸
御大繩牀則又名繩牀矣見詩話論繩牀之
義

書法

前書仁贍此書彥卿唐不為無人矣
終綱目書死之者五十有四唐居二
人焉舍是無
書死之者矣

高保融以水軍會周師伐唐○二月周主至揚

州○北漢攻周隰州不克

隰州刺史暴卒建雄節度使楊廷璋謂都監
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河東必

能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七

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
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
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
克也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
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
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解去

三月唐以太弟景遂為晉王燕王弘冀為太子

考異

以當作廢太弟上漏
其字燕字上漏立字

景遂前後十表辭位且言弘冀嫡長有軍功
宜為嗣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洪州大都督
以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為人猜忌
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

集覽

洪州本漢豫章郡也隋置洪州星子志
云隋文帝以三皇時有異人洪崖居此

因名洪州後宋孝宗陞
隆興府今改隆作龍

質實

一統志云洪州
隋初所置大業

初改為豫章郡唐復為洪州置都督府天寶
初改豫章郡後以避諱止稱章郡乾元初復
為洪州建中以後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治
所南唐遷都於此改州為南昌府宋復為洪
州宣和中於此置安撫使隆興初陞隆興府
元置隆興路本朝初改洪都府尋復為南

昌府隸
江西道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世宗顯德五年

七

正編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世宗如迎鑿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恐，遂南渡。又耻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覺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世宗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必傳位，賜錢弘俶、高保融、犒軍帛有差。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茶。

穀共百萬以犒軍，勅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較。胡氏曰：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沈毅有志畧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邪？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高光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食，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其勤旣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令聞日彰，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五六年而成帝業。彼六朝南唐之君能如是乎？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矣。項籍以吳中八千子弟橫行。

足為江南
生色
我
太祖亦以
江南起業

通鑑綱目卷五十九

天下李陵以荆楚步卒當單于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無敵亦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

集覽 迎鑿鎮今真州是五代時偽割揚州之永正六合二縣隸焉至真宗陞真州櫛風沐雨莊子天下篇昔者禹之湮洪水洙甚雨櫛疾風郭象注櫛梳也冒驟雨而沐髮衝疾風而梳頭分地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分土六朝三國

質實 一統志云迎鑿鎮南吳東晉宋齊梁陳唐所置治永正縣宋初陞為建安軍太中祥符間陞軍為真州治揚子縣政和中號郡曰儀真元至元中改真州路後復為真州本朝改為儀真縣以揚子縣省入改屬揚州府

楊行密墓 在揚州府

典

儀真縣西七十里五代史唐末楊溥僭國號吳追尊其父行密為太武皇帝墓號興陵徐溫墓在鎮江府丹徒縣東二十五里五代史唐末徐溫少從楊行密起兵以功封齊國公鎮潤州及吳建國拜大丞相封東海郡王

周汴渠成

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夏四月周新作太廟成

書法

晉武之篇書太廟成志慢也太康十年此其書太廟成何美之也曷為美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世宗 榮顯德五年

三

正編

之四月作之四月成之其急宗廟可知也
與陷九月而後營營二十月而後成者大
異矣綱目久成書成速成
書成終綱目書廟成二

天象

○五月朔日食○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

朔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
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平章
事馮延巳嚴續樞密使陳覺皆罷初延巳以
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嘗笑烈祖齷
齷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
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

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
真英主也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已任更
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
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臣似忠陛下不
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
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
何意今日自為集覽烈祖齷齷烈祖南唐王
小朝邪眾嘿然徐誥也齷乙角反齷初
角反齷齷急迫局陘貌齷通作握齷通作齷
亦作齷西漢酈食其傳諸侯皆齷齷自用又
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齷安陸所喪安陸郡名
西魏置安州後宋陞德安府在湖北路時南
唐烈祖遣李承裕與晉戰於安陸兵敗失亡
四千餘人唐主惋恨累日事在晉高祖天福

五年 **質實** 一統志云安陸劉宋之郡名治安陸縣西魏置安州後周改為潁州隋復

為安陸郡唐初復為安州尋改為安陸郡乾元初復為安州又置安黃節度觀察使于此

五代梁置宣威軍後唐改安遠軍晉為防禦州後漢復為安遠軍周復為防禦州宋初復

置安遠軍後陞為德安府元初隸鄂州行省後隸黃州路本朝改為德安府隸湖廣道

主德

周主遣使如唐餽之鹽還其俘

周始命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欽天曆及犒軍帛十萬唐主嘗奏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至是詔歲給鹽三十

萬斛俘獲士卒稍稍歸之 **集覽** 鹵田注見秦王政七年烏鹵之地海陵鹽監今泰州

古海陵也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唐置吳州更海陵曰吳陵縣南唐陞為泰州治海陵監

去聲煮鹽之 **質實** 一統志云海陵漢之縣名所曰鹽監屬臨淮郡東漢省入東陽

縣晉因之梁置海陵郡隋初郡罷以縣屬江都郡唐武德中改為吳陵縣置吳州尋廢州

縣復故名屬揚州五代時揚吳置海陵制置院南唐陞為泰州後其地入於周宋初改為

軍元置泰州路後為州屬揚州路本朝仍為州以海陵縣省入改屬揚州府

秋八月唐太子弘冀殺其叔父晉王景遂

景遂之赴洪州也。唐主以李徵古為副使。徵古傲狠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堪。常欲斬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弘冀聞洪州都狎牙袁從範怨景遂。密遣毒之。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飲之而卒。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

發明

唐有國主而太子殺其叔父。直書于冊。不惟弘冀有惡逆之罪。而唐主遂為具位亦且累上矣。

南漢主晟殂。子鋹立。

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盧瓊仙等。臺省備位而已。

唐置進奏院於大梁。○周遣閣門使曹彬如吳

越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曷之奉使者。乞句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冬十月。周以高防為西南面制置使。

曹彬初見

清不絕物
品識俱勝

交

士氣

主德

案陽常以未見此圖為恨

世宗謀伐蜀以防為西南面水陸制置使高保融再遣蜀主書勸使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皆曰陛下聖明江山險固秣馬厲兵正為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蜀主乃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

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

及米



一統志云元稹河南人唐元和中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因陳西北

邊事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官至膳部員外郎嘗著均田圖獻帝帝嘉納之

十一月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唐放其太傅

宋齊丘于九華山

初齊丘多樹朋黨躁進之士爭附之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其勢尤驕慢及景達遁歸國人恟懼唐主悲歎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為豈乳母不至邪會司

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
吾欲釋去萬機誰可以托國者徵古曰宋公
造國手也陛下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
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
侍談釋老不亦可乎唐主心愠即命中書舍
人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
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
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遂出徵古洪州罷覺
近職鍾謨素以德明之死怨齊丘言於唐主
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徵古為之
羽翼理不可容覺自周還矯以世宗之命謂
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
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
信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書久

千古而下
猶令人感
德

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世宗聞之大驚
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
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
復遣謨入稟之世宗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
唐主乃詔暴齊丘等罪聽齊丘歸九華山覺
宣州安置徵古賜自盡胡氏曰敵國謀臣我
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
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稱獎其忠諭
使勿殺如世宗者用心
如此天下有不服乎
而還陳覺等譖其賣
國求利唐主殺之

集覽

德明之死前年
李德明使於周

已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
未訓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命王朴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世宗恭顯德六年 正編

與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作律準定大樂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世宗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簡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

盈孫鑄罇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較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罇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

百官較其得失，詔從之。

集覽

正仗宿宿，謂宿衛也。正仗，注見

唐高宗永徽五年，仗下樂縣。注詳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軒縣之樂。雅樂，注見梁武帝天

監元年。鑄鍾，注同上。編鍾磬，編鍾，編磬，注同上。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

之管。書舜典，篇度量衡。蔡氏傳曰：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

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

以爲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

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

正誤

有司將立

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今按正仗句絕，宿字屬下句，謂前一夕設樂縣也。

書法

自元魏書陳仲孺奏律準，已亥年至是幾四百年矣。於是復見定樂之法，先定律準，故綱目謹書之。終綱目書律準二

唐宋齊丘自殺

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墻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謬。初，常夢錫深疾齊丘之黨，與馮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論，因鬱鬱不得志。縱酒成疾而卒。至是，唐主曰：夢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

質實

一統志云汴水在開封府界東流過

蕭縣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通蔡水卽蔡溝之水在汝寧府上蔡縣西南二里其水盈涸無源古有蔡河疑卽此

以通陳潁之漕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

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所奏減之餘做此

主德

周淮南饑

主德

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胡氏曰世宗視民猶子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立兩稅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村置團耆絕公阜侵漁也罷課戶俸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欲下霑實惠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

年而後世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

覽公阜猶言公吏也。阜注見唐高祖武德元年。阜隸稱貸。注見晉主重貴天福八年。置

諸湯火之中。史記律書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索隱曰謂秦亂楚漢交兵時

民之危險如陷墜湯火中。即書仲虺曰民墜塗炭也。

書法 志恤民也。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銳明敏志畧過人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國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雄

大振中華 屈辱之氣

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世宗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

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車駕至倉州即日帥步騎

數萬直趨契丹之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之知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為

陸路都部署我太祖為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

沂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

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我太祖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命北漢發兵撓周邊聞周師還乃罷孫行友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

北漢韓令坤戍霸州陳思讓戍雄州遂還重進敗北漢兵於百井車駕至大梁往還適六

十日〔集覽〕瀛莫瀛本漢河間國魏立瀛州宋陞日〔集覽〕河間府莫本漢鄭縣唐置州玄宗以

鄭類鄭故去邑改莫州今隸河間非道所從言從徑路直去不繇大道也全本作河北州

縣非車駕所過〔舳艫〕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一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固安縣名屬

涿郡今陞為州在大都路〔易州〕本秦上谷郡地今置州在保定路〔土門〕注見梁王瑱貞明

元年〔百井〕注見唐〔質實〕一統志云乾寧軍後僖宗廣明元年唐所置屬幽州五代

時陷入契丹置寧州周克復之置永安縣屬滄州宋置乾寧軍及乾寧縣大觀初改軍曰

清州金改乾寧縣曰會川元初改州為清寧
 府後改清州治會川縣 本朝初改為青縣
 屬河間府獨流口即獨流河之口也在河間
 府興濟縣北至靜海縣四十五里其地有蒲
 葦之利宋置獨流北獨流東二寨益津關五
 代唐所置今廢之故址在順天府南二百一
 十里瓦橋關五代唐所置今廢之故址在保
 定府城東北百二十里莫州唐初所置治漠
 縣玄宗以鄭類鄭故去邑改為莫屬瀛州宋
 金元俱因之 本朝省入任丘縣仍屬河間
 府故城在縣北三十五里瀛州後魏所置治
 樂成縣後改河間郡隋罷郡置瀛州大業初
 改為河間郡唐改瀛州天寶初仍為河間郡
 乾元初復為瀛州五代晉初入遼周復取之

宋陞為河間府瀛海軍節度元為河間路
 本朝改為河間府直隸京師固安隋之縣名
 屬幽州唐屬北義州貞觀初復屬幽州金屬
 涿州元屬霸州後陞為固安州 本朝改為
 固安縣仍屬順天府易州隋初所置治安易
 縣大業初罷州置昌黎郡尋改為上谷郡唐
 初復為易州天寶初改上谷郡乾元初復為
 易州遼置高陽軍宋號遂武軍金屬中都路
 元復為易州初屬大都路後改屬保定路
 本朝因之以附郭易縣省入屬保定府雄州
 五代周所置以瓦橋關為之治歸義縣屬幽
 州宋初改為易陽郡金陞永定軍元復為雄
 州 本朝降為雄縣改屬河間府羈州五代
 周所置以益津關為之治永清縣屬幽州宋



移治文安縣金移治益津縣尋又析置信安軍元仍為霸州 本朝因之改屬順天府

書法 遂者何決辭也乃者何不得已之辭也非有疾則華夏之氣伸矣

發明 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矣伐北漢伐南唐皆身履行陣俱有成功至是薄

伐獫狁取關南如反掌使天意果厭犬戎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惜乎未遂而遽止

此固夷夏之大機也綱目於此書周王自將取瀛莫等州既致其喜之之意書遂趣

幽州有疾乃還又致其惜之之意然則綱目之情蓋可見矣

六月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集覽** 原武縣民

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發明 周世宗可謂知大義者矣南唐未服則躬行討伐既服則務存大體故綱

目前書餽之鹽還之俘至是又書泉州入貢不受泉州唐之藩方也世宗之弘規大度若此是豈區區淺度狹量者所可同日語哉特書大書皆予之也

唐城金陵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世宗柴顯德六年 正編

英雄正不
欺人其信
義皎然識
度弘遠豈
後世所及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曷時則為讎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司馬公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蕪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馬殷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

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故勝梁之後，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踈，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集覽

馬殷初梁太祖封殷為楚王

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

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世宗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為梁王生七年矣

書法

封子不書王此其書何為周王也先是大臣屢請王諸子周王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之周王可謂知節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我太祖為殿前都點

檢

世宗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

堪破古今

科第邪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以吳延祚為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我太祖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雷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詆諧不修邊幅與弟澣甚友愛

通鑑綱目

卷五十九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

七

正編

而多譎浪無長幼體世宗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集覽不修邊幅謂脫畧儀禮也注見而罷集覽漢光武建武四年修飾邊幅譎浪詩終風篇譎浪笑傲注言戲譎不敬也譎許約反浪力莖反文公傳曰譎戲言也浪放蕩也嗜酒無簡嗜酒喜飲考異提要周上無厭足無簡不自簡束也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世宗大漸召范質等人受顧命謂曰王著潘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相慎母泄此言是日世宗殂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

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大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梁王宗訓即集覽大漸漢書注顏師古曰漸進也皇帝位集覽謂其疾大進篤惟危殆也顧命

皇極經世一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 正編

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七年發姦擿伏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面質責之質正也斥謂面責之也西漢汲黯傳黯質責張湯於上前顏師古曰質對之也登遐即升遐注見陳主伯宗光大二年

書法

世宗即位六年善政既多良法初立內修文事外抗武功而其君人之度又有非後世所可及者豈不謂之賢主哉故書罷巡簡使臣書給漕運斗耗書制舉令錄法書禁度僧尼書立二稅起徵限書作刑統皆良法也書親錄囚徒書開壽州倉賑饑民書誅孫延希書均定田租書減所奏羨田書淮南饑皆善政也書撰通禮

正樂書定大樂書設科目皆文治也書簡閱諸軍書伐蜀伐唐伐契丹皆武功也至於語言得失賞王環褒仁贍保嚴續郤泉州貢命金陵城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夫豈五季諸君之所及哉

秋七月周以我太祖領歸德軍節度使○唐

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少物貴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從謨計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

八月蜀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

蜀李昊領武信節度右補闕李起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起性倅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木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古乃不言

集覽倅直倅不頂反說文狠也字通作倅耳孟子曰倅倅然見於其面楚辭曰絲倅直以亡身

九月唐太子弘冀卒

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謚曰武宣句容尉張洎曰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謚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謚曰文獻

集覽句容尉句容縣名屬建康尉官名掌檢覆之事巡

質實一統志云句容漢之縣名屬丹陽郡以縣有句曲山故名唐武德中於縣置茅州尋廢州以縣屬蔣州尋又屬潤州後屬昇州宋屬建康府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應天府

唐主以其子從嘉為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

鍾謨

謨數奉使入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善數與屏人夜語唐鎬諧之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恐其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及弘冀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善言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木從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徙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詔暴謨罪流饒州貶巒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

集

覽 謨與紀公從善善為句從善名也封於紀故曰紀公下善字係去聲契愛之義也謂

鍾謨與從善相親善巡徼注見唐明宗天成元年

書法

封子不書主此其書主何獨斷也而至殺鍾謨又甚矣終綱目封子書王

五詳見晉明帝太寧元年

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以龔澄樞為內太

師

南漢王鋹以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鋹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欲作亂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為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

純任宦官
焉得不亡

通鑑綱目卷五十九

决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豫事卒以亡國

集

覽 司馬遷傳葺以蠶室顏師古曰蠶室腐刑所居温密之室也凡養蠶者欲其温而早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慮有中風之患須居密室乃得全因呼爲蠶室又史記秦皇本紀隱宮注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

惟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中養之乃可故曰隱宮所謂下蠶室是也自宮以求進書呂刑

篇宮辟注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也此云自宮以求進謂已自割勢以

求爲宦者

正誤 自宮以求進今按南漢謂士人爲有自宮以求進用者非求爲宦官也

書法 內太師何譏也趙高書中丞相澄樞書內太師皆譏也丞相非矣太師甚

哉

唐以洪州爲南都

唐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都之羣臣皆不欲徙惟樞密副使高

鎬勸之

之

正編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

周遣兵部侍郎竇儀如唐

下氣

儀至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契丹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周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殺之自是契丹與唐絕

實一統志云泰州五代時南唐所置治海陵縣即楊吳時海陵制置泰州後其地入於

周宋初改為軍元初置泰州路後復為州屬揚州路本朝仍為州以海陵縣省入改屬

揚州府

通鑑綱目

卷之五十九

三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九



